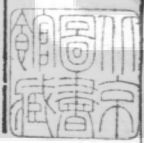




古今廉鑑敘

閩封人喬子懋敬徵靈



上所燕及走集無塵黎烝按堵得以擾繇
備職可幸無罪第行間無齋書足讀記
古今高廉一二輒列清防玩而誦之用
資自鏡而已比覈之載籍益之方聞之
士爰自六經而下諸子史暨

明興訓誥文獻蒐輯廣昔者半釐為八卷

古今原鏡
間以視客客啞爾笑曰夫貧者士之常也舉廉而不與恥也何昇以庸行而諄諄稱引慕嚮之為日也古無論即如近代薦紳先生或班鉅儒或擅名世亦既顯懿稱成矣顧舍不迷第迷持廉一節豈所謂窺豹非耶而懋敬唯唯否否不然也夫相車以輿相墉以基本故也勞人豎芬誠更僕未易數顧亦有本余每

見都人士倣儻奇偉徃徃世所指名乃懿德洪伐廉寔為之則無異繇矣應龍之神也人得而豢之豈非以欲哉嗜慾屏則純白備純白備則天光發彼其眦天下事皆游刃也惡乎制而不敢哉仲尼未見仁者乃取舍約樂間曰仁在是矣莘野耕夫幡然應聘格天之業爛焉孟軻氏論之謂自一介不取始由斯以

譚賢聖之士所以崇德而廣業者非廉其道無繇已藉第令操心少繆而陽慕由夷則君子者已德色闕之彼亦奚實賓以矯飾為抑皎皎易為污衆口難為理逆旅遺冠同舍亡金罹此患也故其道在信心如必昭躡明污以求信於人是何異建鼓而求亡子者哉古之鼎士名不出一家衆下乃顯其能以彼用力者猶無貴以力聞况廉茂之士乎廉於利而多取於名未為盡行也為名所勸未為褻誠也傳曰大廉不嘽繇是觀之有清畏人知者有畏人不知者雖其趨別軌乎總之不離嘽嘽自喜是謂廉清則不信不信不大矣乃有瑕瑜不相掩並並有聞而錄亦靡遺古人所以致論於繩枻也客於是爽然自失位而曰

論於繩枻也客於是爽然自失位而曰

古今原金 一百七十一
天以日為鑑象明地以水為鑑形清人以廉為鑑行潔命曰廉鑑期與同志者誠効之

萬曆戊寅孟夏雲間喬懋敬撰

古今廉鑑凡例

學者稱引唐虞三代誦法孔門乃賢聖之廉六經具載矣茲不敢贅至如許由務光之倫自司馬遷楊雄已以為疑茲亦闕之肆六經而下斷自春秋季文子始據左傳史記廣以子書擇足徵者錄之秦漢以還據二十史宋史新編間參諸家紀載可傳信者綴其一二乃

國朝則取典故名臣詞林吾學憲章通紀鴻猷

等錄及郡國文獻志采覈薈蕞義取自鏡非
有品隲補厥漏逸尚望作者

古今廉鑑總目

卷一

春秋戰國

卷二

西漢

東漢

卷三

三國

晉

南北朝

隋

卷四

唐

五代

卷五

宋

元

卷六

國朝一

卷七

國朝二

卷八

國朝三

古今廉鑑卷之一

春秋戰國

長樂郡
振鐸西
諸子書

季文子友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諫
 曰子為魯上卿相三公矣妾不衣帛馬不食
 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然乎
 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簾而衣惡者猶多矣
 吾是以不敢入之父兄食簾衣惡而我美妾
 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
 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

他七日自是他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庀家器為葬備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孫叔敖為楚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孫叔敖曰吾聞君

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死屬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又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先是孫叔敖知優孟賢善待之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

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以

善地其子不受而請寢丘馬王與之四百邑楚功臣封二世而收惟寢丘不奪也

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時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令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

農工士女安所讐其貨乎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晏嬰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每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以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

輅車乘馬三還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至景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而不顧其下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他日景公分慶氏之邨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

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
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先富也
且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
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
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
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君子曰公儀
子之却魚也晏子之辭邑也皆以廉而持富
者也卒之榮名得全而終有爵祿有以也夫

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一
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
曰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此且
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
之乃受三邑公孫輝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
不失禮先是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
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
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
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

古今原金 卷一
公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馬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鬪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卹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後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曾公子喜時字子臧宣公卒公子負芻賊太子而自立晉君會諸侯討之執負芻歸京師將

古今庸錄 卷一
見子臧於王且請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
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
能聖敢失守乎遂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
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
子歸負芻於曹是為成公子臧盡置其邑與
卿不出子臧讓千乘之國其廉大矣故春秋
賢而褒其後後若干年吳有季札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札雖不
材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
耕乃舍之日使過徐徐君愛其寶劍不敢言
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也及還則徐徐君死
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
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季札曰吾非贈之也先
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
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
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
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
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喜



P8

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
兮帶丘墓季札去徐道逢男子五月披裘采
薪於道傍有遺金季子頷曰取彼金采薪者
曰五月披裘而採薪寧是拾金者乎不頷而
去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
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魯叔肸者宣公母弟也宣公弑子赤而自立叔
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
食為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抗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
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供
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
貧民無求焉可以後已敬共事君與二三子
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
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魯昭公在乾侯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
羈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
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

也大夫皆反其賜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賞獨不與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者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

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或曰即介子推事

佛肸以中牟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

將入鼎佛胥播而止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
義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
士不耻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
終身慙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
待以司馬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柘舉遂入郢昭
王出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
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
日七夜秦哀公為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

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
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
申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師昭王復國而
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
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
既定矣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劉向論
之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
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
辭賞亦非常法也

楚昭王出亡屠羊說從既反國賞從亡者亦賞說也說辭曰大王失國臣失屠羊大王反國臣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遂不受而反乎屠羊之肆荀罃之俘于楚也鄭賈人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無其功而敢有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論者曰屠與賈小人之嗜利者也君子所不道也故秦將賈人子也而亡

羽用販繒屠狗也而敗以其見利而啗也而楚鄭之人反之孰謂可以類盡人乎於乎世之貪天功以為己力者往往而是視諸屠與賈也亦獨何哉當是時又有江上丈人云伍員亡荆急求之乃如吳至江上見一丈人刺小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名族不告解千金之劍與之不受曰荆法得伍員者祿萬擔金千鎰子胥過猶不取我何以千金劍為乎員適吳使人求之不得也每食

必祭曰江上之丈人丈人與鄭賈人蓋皆所謂非常人也傳逸其名惜夫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闔鑿坏而遁矣

荆輿者荆人也躬耕自給其妻偶之市楚王使使者齎百金造門曰請先生治河南荆輿不許也其妻從市還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轍何其深也荆輿語之故其妻曰許之未曰未其妻曰君令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遂負釜戴經而與其妻去莫知所之

爰旌目將有所適而饑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三舖而能視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

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汗其君而履其土

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左槁死於洛水之上之四子者高士也其行皆過激非人情難繼乃亦博萬世之名耶然而蟬蛻穢濁之中不獲世之滋垢何可少也何可少也

列禦寇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數

古今廣錄
千乘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列子入其妻
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
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
豈不命也哉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
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
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
子陽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
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
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
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
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
無為有國者所羈以彼遊方之外或辭粟而
饑或却金而隱豈與溝猶鄙儒猥云苦節貞
凶遂冒貨取者等哉或慨談禪者衆也君子
曰世患無禪耳誠禪則求田問舍忤忤為子
孫計者無之矣由二子觀之誠有味也夫
魯仲連說新垣衍不可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

伍拾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貳拾餘年仲連為齊說燕將下聊城田單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

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孔子順孔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無忌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彼雖戰國策士乎誼至高矣公子所以厚自引下嚴事侯生者誠重其廉也趙王信秦間以趙括代廉頗將括奢之子也括

將行毋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利便田宅可買者買之願王勿遣王不聽括果為白起所殺以其貪也

西門豹事魏文侯為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文侯復與豹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子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君子謂豹廉矣而節中變雖有激乎其為之也然非君子所貴矣

楚將子發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
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
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
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
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敢以衆威受賞
君子謂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而孫
卿頹以為譏其亦劉子政論申胥之意也夫
顏觸說齊宣王貴士宣王願請受為弟子曰顏
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
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
非弗貴寶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
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
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賞貴清
淨貞正以自娛則再拜辭去觸於是為知足
矣夫觸生乎亂世見竒而輒復收之其庶幾
哉魯連流亞乎故曰歸貞反璞終身不辱

古今廉鑑卷之二

西漢

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治春秋不及仲舒而
弘希世用事躡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
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
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
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
病免仲舒家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
為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

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公孫弘常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弘
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嘗於帝前詆其詐弘
為人意忌外寬內浚諸嘗與弘有郤者雖陽
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
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
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
以此賢之於乎國敗由官邪况乃握衡機即
貽素餐謂何如饕餮為余每詠嘆不盡

田叔為魯相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
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為丞相長史上書
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
刺舉三河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
杜父兄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杜
大夫及石氏使人謝少卿無相誣汙而仁已
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武帝以仁不
畏疆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李廣為將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

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業事廣死時一軍皆哭百姓知與不知皆為流涕

鄭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每朝候上間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

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脩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無餘財

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俱上疏乞骸骨歸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受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

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
老人即以間暇時與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
諄不念子孫哉顧自舊有田廬令子孫勤力
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
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
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貴者衆人之
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
怨况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
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於是族人悅服

尹翁歸當宣帝初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
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
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舉廉累遷
守東海廷尉于定國東海人欲屬托邑子兩
人比相見語終日竟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
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
干以私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
潔自守語不及私官至右扶風卒家無餘貲

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曰扶風翁歸廉平鄉正
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
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有何
孟者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史稱亞翁歸云
王尊為安定太守獎廉黜貪出教敕掾功曹各
自底屬助太守為治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
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
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
適足以莖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

道百萬奸賊威振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
朱邑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
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
部吏民愛敬累遷至大司農邑身為列卿居
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
改元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
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
謂淑人君子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
祀余嘗讀漢詔令周舉稱夷魚之廉王渙褒

羔羊之義漢世廉吏為盛由上有以風之也
夫小人與子其家三千黃金百代以奉其祭
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廉直不見容上責之
曰君門如市何以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
市臣心如水由是獲罪
羊續為南陽太守時權豪多尚奢麗續敝衣羸
馬以矯其弊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于庭
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靈
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

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佐騶所至輒郊迎
尊禮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
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佐騶白之帝不
悅以故不登公位

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
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
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誣而終君平卜筮
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
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谷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
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數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

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慶敬至今稱焉

楊子雲雅寂莫家無儋石儲晏如也嘗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

荀恁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本縣廣武聞其名節約不入荀氏間

嚴遵賣卜城都市富人羅冲勸其仕為具車馬
衣糧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
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萬金子無擔
石乃云有餘不亦繆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
家人定而後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
以下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尚餘數百塵埃
厚寸不知所用此為我有餘而子不足也冲
大慚遵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
我身竟不仕

東漢

高密侯鄧禹方天下既定嘗欲遠名勢有子十
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
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脩產利光武益重
之

寇恂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
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
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與士

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
帝以是重焉博士范升上疏追論其功有曰
臣竊見遵名聞於海內廉名著於當時身無
竒衣家無私財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臨
死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
臣愚以為宜論敘衆功詳按謚法以禮成之
謚成侯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
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李忠光武時將也上會諸將問破賊所得物惟
忠獨無所掠上悅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
衣賜之

任延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少及到
靜泊無為唯先遣餽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
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
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
子陵等敬待之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
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
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

宣秉字巨公少脩高節顯名三輔建武初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一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秉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得擔石之儲帝憫惜之

范遷有清行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凶奴

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為後世策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

鄭均有清操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建初中徵遷尚書數納忠言後以病告歸帝東巡過任城廼幸均舍賜尚書祿以

古今廉鏡 卷二 三十三
終其身時號為白衣尚書

孔奮建武中為姑減長時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廉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安之不顧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帛車穀彌竟川澤惟奮無資單車就道姑減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不共報德遂相率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百里奮謝之一無所受

張堪拜蜀郡太守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犯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帝嘗召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嘆息焉

趙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雙枯魚二年噉之不盡豪黨畏其儉節先是盜嘗夜劫之恐母驚

延至門迎盜謝曰老母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走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知名

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

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第五倫性質慤少文采以貞白稱為蜀太守蜀地故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資多至千萬皆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賕賂抑絕

鍾離意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伏法以
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
以委地而不拜賜帝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
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
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
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朱暉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顯宗舅新
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
家丞致禮暉閉門不受就嘆曰志士也勿奪

其節後為郡吏太守阮况嘗欲市暉牛暉不
從及况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
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
財貨汙君今而相送明君非有愛也遷臨淮
太守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吏人畏愛
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
懷其惠暉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
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
鄉黨譏其介

袁安其足苦節會大雪丈餘洛陽令身自案行見民家皆除雪出至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不出曰大雪人皆饑不宜干人其廉介如此及為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鞠人常稱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率感激自厲

王恠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恠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

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恠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恠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恠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恠恠後乘馬到雒陽馬遂奔走牽恠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恠所由得馬恠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

此二物忱自念有塋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塋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忱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忱忱辭讓而去時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忱休息與俱迎彥喪餘金俱存忱由是顯名

戴封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鄧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

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病卒封養視殯殮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疋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

李恂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後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

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
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後歸鄉
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
詣洛陽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
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
自資

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
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甕一大本水
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於戶下主簿白

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
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甕者欲吾擊彊宗
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
還

崔瑗文雅軼群李固為太山太守奉書禮致殷
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循行郡國以
減罪奏瑗瑗自訟得理出瑗愛士好賓客盛
脩肴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
擔石儲當世稱之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

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
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賙贈之物羊豕
之奠一不得受寔用治命焉寔歷位邊郡而
愈貧薄及卒家徒四壁無以殯斂

楊震為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
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
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
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
密愧而去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

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
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
乎

楊秉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
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秉性不飲
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
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震之子
王暢為南陽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
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從

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
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耻獨為君子府
君不希孔子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
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
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夫以
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
立志暢雖不德敢慕遺烈

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
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曰今大人踰越五嶺
遠在海濱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
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意
苾興謗王陽以衣囊激名無疑之間誠先賢
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
矣父卒祐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嘗牧
豕於長恒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
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耻奈君父何
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為膠東相嗇夫孫
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

古今廉鑑 卷二 二百九十一
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問其故性具述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羗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鏐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羗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羗性貪而貴吏清奐正身潔已威化大行

范滂少屬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時冀州饑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賊汙望風解印綬去

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古今廉鑑 卷二
賈武為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苞
苴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兄子紹為虎
賁中郎將性踈簡奢侈乃上書求退紹位又
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
小莫敢違犯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
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
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
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

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
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
明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
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
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劉寵為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
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貪暴
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
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入齎百錢以

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
未嘗識郡朝他時守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
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
不吠夜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
棄去故自扶奉送耳寵曰吾政何能及君言
耶勤勞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累登卿相
而家無餘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
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
去時人稱其長者論者曰劉寵被徵百姓齋

錢送之趙執轉任百姓以水餞之寵與執皆
清吏也而民之送錢不同如此寵之選受一錢
不若執飲盃水之為甘矣

黃香為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
種收穫歲數千斛香曰舊令商者不農王制
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可與百姓爭利
乃悉以賦與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
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
各出義穀助官廩

雷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丞塵上後葺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曹

范丹好違時絕俗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桓帝時辟為萊蕪長不就議者欲以為侍御史遁身梁沛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白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居焉有

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嘗看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芻藁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菓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後有程堅沐並者事絕類丹堅清潔居貧諸嫗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汝非程謀甫何為不食人食並嘗過姊姊為設食而不留吳攻樊城兵人作

古今原鏡 卷之二 二百九十二
食有先熟者呼使食荅者否也呼者曰汝作
沐德信耶其清名流播如此

羊陟遷河南尹下車計日受俸嘗食乾飯茹菜
禁斷豪右請托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寃徒進
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

徐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
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
禮請署功曹穉勉應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
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

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子胤亦隱居不仕
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
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

檀敷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
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
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
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
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
同衣而出年八十卒

古今廉鑑 卷二
公沙穆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
暴風震雷有聲于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
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
亦無他妖異時人竒之後遂隱居東萊山學
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
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
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
貨求位吾不忍也家有病彘給得厚直穆追
還之其人言已有約辭錢不取穆亦終不受

錢而去後舉孝廉終遼東屬國都尉其為令
時縣界有螟虫食稼以身為禱暴雨螟銷百
姓稱神明又苦大水穆曉占候豫令百姓徙
齊地故弘農獨免湮沒焉

向長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
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與禽慶
相善並隱避不仕王莽婚嫁既畢遍遊五嶽
竟不知所終

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

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龜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

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

管寧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歆廢書觀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又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此卜寧歆優劣漢魏之際寧獨完節居遼東二十年孟觀孫邕王基薦之曰寧含章素質冰潔淵清匿景藏光嘉遯養浩金聲玉色久而彌章前世未有厲志獨行若寧者魏明帝具安車蒲輪束帛加聘馬寧不往家貧

好學一藜牀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色又而歸章前世未亦學志歸行味寧春發

素資水然歸前國景瀛失請進奉款金贊王

並東二十半古歸後幾五其讓之曰寧舍其

人必長十安知歸後幾之細寧問完獲故

三其也歸今歸寧不與海路而歸之

歸寧之歸寧歸寧歸寧歸寧歸寧歸寧歸寧

歸寧之歸寧歸寧歸寧歸寧歸寧歸寧歸寧

歸寧之歸寧歸寧歸寧歸寧歸寧歸寧歸寧

